

定山堂古文小品

龔鼎孳著

定山堂古文小品

退思軒藏版



龔鼎孳字孝升合肥人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崇禎戊辰進士有三十二芙蓉齋定山堂過嶺等集八

本朝官禮部尚書謚端毅吳梅邨曰合肥尚書身為三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遊故人老宿殷勤贈答其惻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為感動而況於身受之者乎王丹麓曰宗伯天才宏肆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繽紛都不點竄為孝陵所賞識嘗在禁中歎曰龔某真才子也拜御史大夫抗疏言時政得失迨決獄日必平反數事々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七著輾轉含毫獲有生機而後已後生英俊不時延接宏獎風流若恐弗及窮交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己則出氣力以援之嘗為吳祭酒置飲張樂授簡各賦一章歌舞諠笑襍沓於前而涉筆已得數紙坐者未散傳誦者遍遠近矣上已

將過金陵云倚檻春愁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烟銷興懷何限蘭
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王攷功謂為才子語寄彭禹峰方伯
云得時鷹隼豈卑栖行省威名播狄鞮屐折圍碁千帳靜
檄成橫梁萬山低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柔
遠古惟恩信重年來象馬倦霜蹄

定山堂古文小品目次

卷上

序

王鐵山司馬奏議小序

送王阮亭司李廣陵序

楊勗懷文稿序

柯岸初都諫奏疏序

送嵩庵小序

常子寅晤因詩序

孫仲魯詩序

羅訥庵淨悅遊序

吳陵秋社詩序

錢葆勳集序

郭天谷宗譜序

顧西讞侍御奏疏序

朱嵩庵都諫奏疏序

許菊谿讞牘序

吳冠五詩序

張寄亭雲門稿序

送李素臣南歸序

劉子嘗詩序

鄧孝威官梅集序

周雪峯荔枝箋序

風始二集序

朱清瑟雪訪序

顧與治茂綠軒詩集序

贈薄塵上人序

何省齋悼亡詩序

上谷九子起社稿序

潭影堂詩序

前後燕遊草序

王山長了庵集序

旅庵禪師詩集序

露餘自序

記略自序 闕

蝶喟自序

記

三賢祠記

重九登署樓小飲記

唐髯孫詩序

陰太峰遊五官谷詩小序

茅宛鳴詩序

黃濟叔印章序

盧元度文稿序

古藤書屋序

東臯沙彥弢詩序

遙集樓詩序

籬度自序

霜笈自序

山聲堂記

中秋飲愛竹軒小記

說

喫野菜說

卷下

疏

募修學宮疏

祈壽保安疏

都門育嬰會募緣疏

文

謝雨文

祭五義祠文

啟

五十謝客啟

引

靳茶坡詩小引

祈禳火災疏

亂後得家書為雙親祈福疏

生辰禮佛疏

禱雨文

戲作六送竈神文

李大樞梅花詩小引

許茂勳詩小引

清一上人募緣施茶小引

贊

陳寒山小像贊

蔡伯郎像贊

徵君黎君極像贊

劉遠公扁舟圖贊

姚居石像贊

文殊瑞像贊

題辭

題許青嶼蘇長公墨蹟

歷試草題辭

盛兼兩詩題辭

鄺無傲詩集題辭

問菊篇引

增壽寺募緣施粥小引

蔡羲徵像贊

朱蘭處像贊

題了庵像贊

員烈婦贊

段雨巖像贊

呂仙醉像贊

裴母節烈紀事題辭

徐存尺木堂集題辭

姜鐵夫詩題辭

張公望詩題辭

韞林偶集題辭

題明妃出塞圖

題櫟園便面二則

題園次倡和詩

題曼寓聯句詩後

題董玉虬小樓風雨圖後

題王西樵無題詩後

題洪谷一華山紀遊後

題非轅梅花詩後

書後

書退谷小志後

書田鬲淵歸水西草堂長歌後

讀與三塞外詩偶書

晴窗書事

題蔡琰還鄉圖

題菊谿所藏文待詔畫幀

題陳章侯美人畫

題邵與可所藏冊子

夏熊占讀曲歌題辭

題哭曹古遺詩後

題西山紀遊詩後

題贈曇公冊子

張謀遠詩文題辭

書陳叔舉冊後

書和澹心詩後

書櫟老冊後

跋

跋米襄陽天馬賦

跋董宗伯臨帖

跋吳梅村吳興上巳讌集序

拜鵲亭詩餘跋

紀伯紫金陵故宮詩跋

跋黃魯直墨竹賦

跋沈石田桃源圖

跋擬山園帖後

跋白仲調所藏陳涉江畫竹卷

跋王子雲手卷

定山堂古文小品卷上

序

王鐵山司馬奏議小序

論人於今日不難救。吾民則聖賢虐吾民則寇盜。兩言決耳。聖主眎民如傷。羣公贊佐治平。日猶不足。謂湯火終不可祗席者。未之前聞。夫天下者。郡國之積也。監司守令無秋政。則百姓安。百姓安。則元氣固。而朝廷尊。昔溫公入維。兒童走卒。皆舉手相賀曰。司馬相公活我。其鐵山先生之謂哉。余更有三言。正告天下之為民牧者。曰良心。曰天理。曰王法。願與督撫諸賢碩。共題醒之。良心昧。天理滅。而謂王法之必可倖逭也。則司敗者之責矣。

顧西巖侍御奏疏序

西巖先生以文章經術。炳耀三楚。而其絲循吏入西臺也。慷慨發舒。言天下事。於生民疾苦。時政得失。洋洋纒纒。燭照數計。咸有根柢。章亡慮數十上。悉見施行。如良醫之已病。如快雨之蘇物。風采隱然。謀王體而斷國論。卓乎古大臣之器矣。韓魏公為諫官。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

本末謂之曰。比年臺諫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以西獻先生視之。曷愧焉。今且持斧巡行西蜀。蜀固司馬長卿建節地方。其乘傳發檄告喻巴蜀父老。稱朝廷威德甚盛。既已還報。因復往略定西南。邛笮冉駹。斯榆之君長。皆稱為內臣。文人策勳何赫赫也。迺所為子虛上林。寓物託諷。獵獸獻書。侃焉伉直。殆亦備乎諫諍之義矣。西獻先生平生所為。詩歌古文詞。沈博絕麗。方駕長卿。而阜囊白簡。職常論諫。夕有所思。朝上封事。尤古人難匹之。遭遇蠶叢魚鳧之墟。一經指畫。固將化兵燐為桑麻。易豺虎以牛犢。徼外嚮風。稽首屬吏。以彰我國家漸被暨訖之休命。在此行矣。甯第謀謨廟堂。蔚為臺諫。稱首。遂以奉職無負云爾哉。

送王阮亭司李廣陵序

王子既拜廣陵之命。予告以尊賢禮士。行古教化。為清淨獄訟之本。因舉所與游諸子以對曰。夫夫皆束脩自好。矯厲名行。足以起其文章。與之朝萃而夕處焉。賢者親。斯不肖者遠。是亦足以為政矣。於是有詆譏之者曰。今之所謂名士者。偽耳。夫且為陽鱈。將不利於子。且子既以高文上第。藉甚公卿間。又安取資

於菰蘆之纍纍者乎。余聞之而竊悲其說。今夫風俗之壞也。繇於清議之不立。清議廢則苟且相師。乘利擇便。先達無以教。而後進無以守。勢將決防潰維。甘自棄於名教而不之恥。吾甚痛乎。蕪靡者之一徃弗返也。苟巖閒處士。州里秀傑。希風望塵。比閭接席。懽然幕說。陳說道義。因之以磨砥流俗。題拂名字。豈不勝於糞土之汶汶者哉。善乎倪文正之言曰。朝數士治其忠孝。不可曰黨。野數士治其文章。不可曰亂。小人無朋下士。亦豈有然乎。吾奉王子之下風。有日矣。其望之也厚。故不敢不以正告。既與諸子酌酒賦詩。而復次其語以為別。

朱蒿庵都諫奏疏序

蒿庵都諫與予少同鄉舉。垂三十年。白首弟兄。復此離索。眼中之人益孤矣。方蒿庵召拜諫官時。則予以遷客使嶺表。從道中讀所上諸封事。舉手加額曰。朝廷有人。入都之夕。青燈過語。自是宵旦追從。盱衡抵掌。言不及私。迺至世道升降。人才厄塞。民生憔悴之故。深憂長慮。更端惟恐不盡。磊磊落落。無瞻顧。無町畦。風高氣正。世間血性男子也。江甸秋巖。上念國恤。下軫鄉土。矯尾厲角。奮一掌以拄廷議。既已瀕於危。會兩疏入。悉言人所難言。介恃聖明。保持護惜。從中

下其事。不以譙訶。煩文墨吏。於是有閩海之謫。夫古之賢人君子。遭遇坎壈。流離困躓。十倍於今者。固已多矣。蒿庵宜無怫鬱於此行。且身雖遷。而其言未幾。即見用。天下益曉然於主上之意。采納忠讜。桴鼓應而金石開。一葉飄然。振衣天際。視夫低頭塞嘿。為三事九列。不敢稍與家國事者。榮辱何等也。顧予獨以為言職之屈伸。關乎國。是有不可不正告者。昔人曰。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天下之事。不能有是而無非。用舍賞罰。臺諫皆得持公論以爭之。若用一人焉。過當。即得抨彈。舍一人焉。過當。即不得申救。賞或誤及焉。即得引義裁正。罰或誤及焉。即不得據理剖雪。是使陳湯甘延壽之功。皆將抑沒不書。而孔少府竇游平諸賢。訟言忠直。必不可復聞於世也。豈聖世懸鞞設鐸之本意哉。且夫寄身雷霆之下。甘櫻津要之怒。而毅然為枯荻溺灰。觸機蹈窞者。一昌言以指陳其曲直。是固獨立賈怨耳。亦何恩之足市乎。不見蒿庵為發婦請命。朝拜疏而夕解網。恩歸君父。天下頌至仁焉。上意何嘗過疑。臣下耶。故予竊謂市恩之禁稍寬。然後臺諫議論得以盡出。此當事大臣所當亟為明主別白言之者也。昔古以奏議炳著。代不乏人。惟賈長沙陸敬輿蔚為稱首。蓋不

獨其忠愛惻怛。識力偉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而文章言語之妙。剴切婉摯。讀之劃然心開。自能令當宁轉圜。羣貴折角。蒿庵諸疏具在。卓乎賈陸之遺風。勞人志士相與太息咨嗟。必有掩卷而不能已已者。行矣。士所當為。不止於此。吾兩人其交勉之哉。

楊劬懷文稿序

昔人云。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皆有一種風氣。此豈盡關門閥哉。蓋亦天姿秀邁。各有自致之具。而父兄之福。足以承之。即使麈尾不揮。紫囊不燬。其英絕抗往之意。居然蘭森而玉茁也。楊子劬懷。為吾友雲谷先生之令器。當其作虎子跳時。神采奕奕。已稱可兒。迨雲谷與余先後同師門。締好甚至。劬懷以通家子。持所為文。就余商略者。復數年於茲。見其蘊義閎淵。挺詞卓爍。深厚之氣。常行於筆墨之中。海內名流巨公。見而神賞者屢矣。比雲谷以軍事瘁勤。齋志奄沒。劬懷摧毀之後。深自退藏。德業有加。庭帷俱闕。守硯田之貞。以待字化。秋雲之態。於不言。無憤歎之形。而有文章之樂。是其所造。將又進乎數年以前也。譚友夏序袁特立文。雖無紫蓋不朝之心。亦懷連嶺為雲之恥。奇人自處。

故應不凡。幼懷年少多才。精熟於當世之故。拂繭和墨。負甲挽強。一人之身。備有數器。異時奮其雄決。奪幟先登。必且賀勝管城。紀勳墨壘。於以張雲谷未竟之業。使天下知烏衣華胄。自不乏人。則固僕至願哉。則固僕至願哉。

許菊谿讞牘序

昔人論刑獄之蔽曰。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其說非也。夫使死人之道。果足以自安。則屠伯僧魁。長子孫而延世。人且攘袂為之矣。抑知斯備五刑。鞅致車裂。周興來俊臣等。皆不免於入甕之誅。天道好還。人難獨殺。歷觀往籍。可為寒心。當其所為至安。固即其至危者乎。菊谷許公。以京兆尹來憲南邦。未及期年。化行俗美。公冰雪其操。風霆其才。山嶽其筆。鶴堂高峙。霜青日皎。森若神明。白簡所麗。苟中於法。雖強禦鄉曲。無少假貸。乃其仁心為質。惻怛哀矜。淚漬爰書。誠通帝座。一時湛恩汪濊。霑溉百昌。市無殘民。圜無鬱鬼。良吏無盜金之罰。馴士無雉罹之災。陰行其善。如耳鳴而自知。鷙擊方張。迴飄風於不日。讞牘具在。苦心犁然。龍門柱立。則百折不傾。牛渚犀燃。而片言立斷。蓋山嶽之筆。運以雲霞。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公總持風雅。月旦人倫。有陶士行之精心。有謝文靖之遠

度薄海善類。希風望塵。麟象鳳威。曠世一見。今雖以執持獲微。謹然吾以為心之所安。榮於九遷也。丙吉之獨問陰陽。曹參之不擾獄市。公他日持是以佐上德意。治幾刑措。雖相天下可矣。

柯岸初都諫奏疏序

余閒覽馬氏通考所載。唐有魏鄭公諫錄五卷。李司空論諫集七卷。惜其散佚。僅存篇目。獨陸宣公奏議廿卷。至今猶傳於世。讀之而想見其人也。蓋章奏之體。與藝苑它文不同。它文散華落藻。無足重輕。章奏則尚資拜獻。而遂以其效見諸世。故言路之得失。世運之盛衰也。苟當維新願治之會。不出位而妄謀。不踰時而彊諫。又必有倫有脊。無抗無卑。能使天子動容。生民蒙澤。垂之於簡冊。被之於來葉。有所興起。愾慕於斯。若唐之宣公者。不其難哉。後之人為諫官者。當官而不能盡其事。當事而不能盡其言。即盡其言矣。而叫呼狂嫚。弊且與閔默等。縱累牘萬言。其亦何足以傳歟。都諫柯岸初先生。生於宣公之鄉。起家循吏。入為諫官。踐歷四垣。計八年所。裒其前後論列。即今所刻奏疏者是也。都諫丰采沈毅。奏對鏗訇。而人心為質。有所建白。大約扶皇極。維世道。根柢於宣公。